

齐梁陈隋 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

—— 张建坤◎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齐梁陈隋 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

张建坤◎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梁陈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张建坤 著.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81129 - 064 - 6

I. 齐… II. 张… III. 数理统计—应用—音韵学—
研究—中国—南北朝时代 IV. H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196 号

责任编辑 赵 颖

封面设计 张 骏

齐梁陈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

QILIANGCHENSUI YAYUN CAILIAO DE SHULI FENXI

张建坤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 -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海天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5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064 - 6/H · 13

定 价 57.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利用古人的押韵材料来讨论古音，是汉语历史音韵研究最古老的方法之一。从宋代到清代，学者们讨论先秦古音，主要就是根据《诗经》的押韵。对于韵书出现以前的时期，诗歌押韵是观察古代韵母系统最重要的材料；韵书出现以后，这些材料又可以印证韵书。

南北朝和隋代的诗文押韵情况，对于汉语语音史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历史上最重要的韵书《切韵》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语音编撰的。用对这一时期诗文押韵研究的成果与《切韵》进行比较，可以澄清语音史和音韵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所以研究这一时期诗文押韵的学者向来很多（见本书对研究现状的评述部分）。但是，前人的研究有一定的缺陷，主要是没有利用数学方法，朱晓农^①对此有详细的讨论。

运用现代统计方法研究诗文押韵，最早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朱晓农^②和白一平^③，至今成果已不算少，就我看到的也有十几项，包括白一平^④、麦耘^⑤、金恩

① 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一项数理统计研究》，语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朱晓农：《证北宋豫鲁地区十八辙三十四组》，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1982 年。

③ W. H. Baxter (白一平)，《汉语上古音的 * -u 和 * -iw 在《诗经》中的反映》，冯蒸译，冯蒸：《汉语音韵学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④ W. H.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⑤ 麦耘：《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麦耘：《隋代韵文材料的数理分析》，《语言研究》1999 年第 2 期。

柱^①、刘修海^②、张建坤^③、戴军平^④、李书娴^⑤、郑绍基^⑥、魏慧斌、李红^⑦、王冲^⑧等人的成果，以及张建坤的这本书。

张建坤 1999 年进入中山大学，跟我习汉语历史音韵学，其硕士学位论文是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古代用韵。他为人也敦厚，为学也殷勤，毕业以来，虽肩负繁重的教学任务，而研究工作亦未稍顿。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他数年辛劳的成果。

比起前人对南北朝诗文押韵的研究，此书有两个优点：一是搜集了更多的材料，二是运用了现代统计方法。后一个优点更为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来新搜集的材料毕竟有限，二来方法的更新使一些原来争论不决的问题获得了合理的判断。例如青韵的地位，有的先生认为与清韵不分，有的先生认为当独立为一部。现在用分辙统计方法一算，青、清两韵可以合为一个韵部，而从韵离合指数看，青韵确实是独立的。就是说，青韵经常和清韵在一起押韵，但仔细分析，两者之间可以画出界限。韵部的合一，说明两者元音的接近，而两韵之间有界限，则说明它们的元音还有所不同。如果不用数理概率统计，对这类“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的地方就难作判断。书中的一系列数据，对南北朝语音研究、《切韵》音系研究将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本书自然不会没有缺点。方法上的最大缺点，是作者太看重分辙计算，在分辙（韵部分合）方面花工夫太多了（经我提出意见，现在已经比初稿有很大改进）。反躬自问，毛病的根子在我这个老师身上。我研究隋代韵文^⑨，每每把分辙计算和韵离合计算一齐列出，好像两者同样重要，文末还附了个分辙总表，更让人以为这是主要的研究结果。连一些同行也有此误解，我的朋友耿振生就说，我的隋代押韵分辙（28 辙）比王力、周祖谟的南北朝分部（50 多部）简单得多^⑩。其实，分辙是粗略的，只反映韵与韵之间的合辙关系，而对辙内各韵的分析才是最重要的。例如，我把支、脂、之合为一辙而辙内三韵分立，臻摄阳声韵（含元韵）合为一辙而内部

① 金恩柱：《唐代墓志铭用韵研究》，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 年。金恩柱：《唐代墓志铭的押韵及其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4 期。

② 刘修海：《元散曲用韵研究》，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年。

③ 张建坤：《清车王府抄藏曲本子第书用韵研究》，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张建坤：《北魏墓志铭用韵研究》，《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

④ 戴军平：《魏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年。

⑤ 李书娴：《用聚类方法研究古代押韵材料》，中山大学理学学士学位论文，2003 年。李书娴：《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韵文材料的验证与个案分析》，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稿），2008 年。

⑥ 郑绍基：《从数理统计看粤讴押韵系统与近代粤语音系》，http://www.acad.polyu.edu.hk/~ctkcheng/filer/KenCheng_PRF2003.pdf。2008 年 3 月下旬下载。

⑦ 魏慧斌、李红：《宋词阳声韵的数理统计分析》，《语言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⑧ 王冲：《前四史韵谱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稿），2008 年。

⑨ 麦耘：《隋代韵文材料的数理分析》，《语言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⑩ 耿振生：《20 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9 页。

分魂痕、元、真淳臻、文4个韵组（欣韵字少不能确定），等等。要跟王力、周祖谟的分部比较，应该用韵离合指数计算的结果，而不是分辙的结果。事实上，我分韵组比他们分韵部还稍细一些（本书有比较的内容，可参看）。

同样，朱晓农的北宋中原韵辙分17辙或18辙，与用传统方法分的宋词韵部是基本一致的，并不新鲜。但要知道，他的方法真正精彩之处在于用韵离合指数计算在每辙内部作分析，分成三十多个韵组。用传统的方法，在宋词17部或18部内部是无法再进一步分析的。

耿振生^①提到邓琳的未刊硕士学位论文用朱晓农的方法研究西汉韵文，分辙计算的结果是很多韵部合在一起了。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汉人韵缓”。而当邓琳运用韵离合计算时，所得30韵组就比王力的29部多一部，即祭、月分开。祭、月是否可分两部，一向是上古音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邓琳的研究表明，它们至少在西汉是可分的，这正是数理统计方法的一个贡献（我用这个公式计算《诗经》押韵的结果则表明先秦时祭、月有别^②）。

朱晓农一般是不作分辙计算的，只有“在遇到两可难决时”才作^③。按我现在的看法，很多时候甚至根本不必注意分辙，而应把精力放在韵离合指数计算及其进一步的检验上。我的另一个学生李书娴在本科阶段学的是数学，她对数理统计的理解和运用当然比我深刻、正确，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粤语歌曲和初唐诗文的押韵^④，就很少用分辙计算。王冲^⑤处理先秦汉魏的韵语，则直接用韵离合计算来分韵部，同时也用它来作韵部内部的分析。

我说不必注意分辙，不是说分辙没有好处。分辙也有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判断同辙的韵比不同辙的韵关系近些。例如止摄四韵在隋代分立，而微韵自为一辙，其余三韵合在一辙，拟音的时候固然要拟四个不同的韵母，但微韵就要跟其他韵差得远些。分辙和韵离合计算实际上是两级分部，一粗一细，前者是看各韵在全部押韵材料中的大关系，后者则是就两韵之间的关系力求作精密的观察。第二个好处是工作程序上的，分了辙再作韵离合计算比较方便，表格也小一些。还有一个，有时有些韵出现次数太少，没法作韵离合指数计算，可以用分辙的办法让它们有个大致的归属。

上面说分辙是粗略的，那么是否可以分得细致些呢？当然可以。方法可以是修改变算法，或修改参数，或修改临界值等。张建坤的做法是修改参数中的总字次（图

① 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② 麦耘：《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

③ 朱晓农：《北京中原韵辙考——一项数理统计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④ 李书娴：《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韵文材料的验证与个案分析》，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稿），2008年。

⑤ 王冲：《前四史韵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稿），2008年。

表左上角的数字),不用全部样本的总字次,而分别用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的总字次,总数小了,指数也就小了,自然能使分辙细致一些。这样做的缺点是阴、阳、入各自的分辙指数之间的可比性削弱了,有时要在它们之间作比较(如研究中古音时常要在同摄的阳声韵、入声韵之间进行比较),就不大方便。更简单的做法是直接提高分辙指数的临界值。朱晓农研究宋词押韵时定的临界值是2,在研究其他诗文材料(尤其是在碰到“韵缓”的情况)时可以考虑提高到3,4,5,甚至更高(反过来说,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降低临界值以使分辙更粗略)。

可能有人会说,修改算法好理解,而参数,尤其是临界值,是可以改来改去的吗?回答是可以的。不但分辙的临界值可以修改,韵离合指数计算的临界值和检验计算的 α 值也是可以选择的(α 值与临界值直接相关),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同。为什么是可以的呢?因为数字是抽象的,而它背后的物理现象(在这里就是历史上的语音现象)是怎样的,还要靠研究者去判断。面对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情况(例如不同的押韵风气、语音发展是合流还是分化的不同方向等),就要有不同的处理手法。任何方法都要既有规则又有变通,不可胶瑟,数学方法也不例外。方法是工具,譬如一套扳手,都可以用来拧螺丝,然而并不是任何一支拿起来都能拧任何一个螺丝的,选择哪一支扳手、牙距怎样调整等,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是我所谓的“变通”。显然,变通本身也需要方法上的严谨,必须符合学理、符合逻辑。

数理统计用于语言研究,时间其实也不短了,但至今仍是个新兴的边缘学科,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还有不少学理上和操作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和修正(参看拙作^①,魏慧斌、李红^②为T检验的数据分组增加正态分布检验的步骤,李书娴^③调整T检验时所用的参数,王冲^④对卡方检验采用亚茨校正法等,都是值得重视的修正)。二是说发展前途令人振奋,大有可为。趁着给张建坤的书作序的机会,写下上面这些话,也算是为这个学科喊声“加油”吧。

麦耘

2008年3月

前半写于广州南郊康乐园之通透书屋

后半写于北京东郊果园之我心堂

① 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汉语史学刊》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151页。

② 魏慧斌、李红:《宋词阳声韵的数理统计分析》,《语言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李书娴:《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韵文材料的验证与个案分析》,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稿),2008年。

④ 王冲:《前四史韵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稿),2008年。



目录

上编 研究编

第一章 绪论	3
一、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3
二、研究意义	8
三、研究目的	8
四、材料	9
五、方法	11
第二章 齐梁陈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阳声韵	19
一、通摄	19
（一）齐代	19
（二）梁代	20
（三）北齐北周	21
（四）陈代	22
（五）隋代	23
小结	23
二、江摄	25
（一）齐代	25
（二）梁代	25
（三）北齐北周	25
（四）陈代	25
（五）隋代	26
小结	26
三、宕摄	27
（一）齐代	27
（二）梁代	28
（三）北齐北周	28
（四）陈代	29

(五) 隋代	29
小结	29
四、梗摄	30
(一) 齐代	30
(二) 梁代	31
(三) 北齐北周	33
(四) 陈代	34
(五) 隋代	35
小结	36
五、曾摄	38
(一) 齐代	38
(二) 梁代	38
(三) 北齐北周	39
(四) 陈代	39
(五) 隋代	39
小结	39
六、臻摄	40
(一) 齐代	40
(二) 梁代	42
(三) 北齐北周	43
(四) 陈代	45
(五) 隋代	46
小结	48
七、山摄	52
(一) 齐代	52
(二) 梁代	53
(三) 北齐北周	54
(四) 陈代	55
(五) 隋代	56
小结	57
八、深摄	58
(一) 齐代	58
(二) 梁代	58
(三) 北齐北周	58
(四) 陈代	58
(五) 隋代	58

小结	59
九、咸摄	59
(一) 梁代	59
(二) 北齐北周	59
(三) 隋代	59
小结	59
本章小结	60
第三章 齐梁陈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 阴声韵	62
一、止摄	62
(一) 齐代	62
(二) 梁代	63
(三) 北齐北周	66
(四) 陈代	67
(五) 隋代	68
小结	71
二、蟹摄	72
(一) 齐代	72
(二) 梁代	74
(三) 北齐北周	77
(四) 陈代	78
(五) 隋代	79
小结	81
三、果摄、假摄	84
(一) 齐代	84
(二) 梁代	85
(三) 北齐北周	86
(四) 陈代	86
(五) 隋代	87
小结	88
四、遇摄	88
(一) 齐代	88
(二) 梁代	89
(三) 北齐北周	90
(四) 陈代	91
(五) 隋代	91
小结	92

五、流摄	96
(一) 齐代	96
(二) 梁代	97
(三) 北齐北周	97
(四) 陈代	98
(五) 隋代	99
小结	99
六、效摄	100
(一) 齐代	100
(二) 梁代	101
(三) 北齐北周	102
(四) 陈代	102
(五) 隋代	103
小结	104
本章小结	104
第四章 齐梁陈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入声韵	107
一、通摄、江摄	107
(一) 齐代	107
(二) 梁代	108
(三) 北齐北周	109
(四) 陈代	110
(五) 隋代	110
小结	111
二、宕摄、江摄	112
(一) 齐代	112
(二) 梁代	112
(三) 北齐北周	113
(四) 陈代	114
(五) 隋代	114
小结	115
三、梗摄	116
(一) 齐代	116
(二) 梁代	116
(三) 北齐北周	118
(四) 陈代	118
(五) 隋代	119

小结	120
四、曾摄	121
(一) 齐代	121
(二) 梁代	122
(三) 北齐北周	122
(四) 陈代	122
(五) 隋代	122
小结	123
五、臻摄	123
(一) 齐代	123
(二) 梁代	124
(三) 北齐北周	126
(四) 陈代	127
(五) 隋代	128
小结	129
六、山摄	130
(一) 齐代	130
(二) 梁代	131
(三) 北齐北周	132
(四) 陈代	132
(五) 隋代	133
小结	133
七、深摄	134
(一) 齐代	134
(二) 梁代	134
(三) 陈代	134
(四) 北齐北周	134
(五) 隋代	134
小结	134
八、咸摄	134
(一) 齐代	134
(二) 梁代	135
(三) 陈代	135
(四) 北齐北周	135
(五) 隋代	135
小结	135

本章小结	136
第五章 总结	138
一、关于语音分期问题	138
二、韵部系统及用韵特点	140
三、从押韵论《切韵》的性质和语音基础	143
四、分韵突然严整起来的原因	181
五、存在的问题	183
参考文献	184

下编 资料编

第一章 各摄韵字	191
第二章 齐梁陈隋韵谱	197
一、齐代（公元479—502年）	197
（一）阳声韵部	197
（二）阴声韵部	206
（三）入声韵部	213
二、梁代（公元502—557年）	217
（一）阳声韵部	217
（二）阴声韵部	254
（三）入声韵部	289
三、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公元534—581年）	302
（一）阳声韵部	302
（二）阴声韵部	322
（三）入声韵部	340
四、陈代（公元557—589年）	345
（一）阳声韵部	345
（二）阴声韵部	353
（三）入声韵部	359
五、隋代（公元581—618年）	361
（一）阳声韵部	361
（二）阴声韵部	384
（三）入声韵部	402
第三章 齐梁陈隋韵谱和《广韵》的又音	409
附录：齐梁陈隋（含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部分墓志资料	416
韵谱引用文献	434
后记	436



上编 研究编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和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音上，而对于汉魏六朝时期的语音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对南北朝时期的音韵状况进行研究的论著少

对这一时期诗文用韵进行研究始于清代。清代对南北朝诗人用韵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两位，即万光泰和纪昀。万光泰对沈约及南北朝诗人用韵进行了研究，著成《四声谱考略》一书，其基本结论如下〔以下内容主要来自张民权（2004：311）《清代前期古音学》第八章；万光泰《古音表考证》及其古音学研究〕：

（1）东冬同用，钟独用，江独用；（2）庚耕清青或同用或分用；（3）蒸登分用不杂；（4）《广韵》支脂之三韵分用；（5）微韵独用；（6）鱼虞模分用；（7）齐独



用,皆佳分用;(8)真淳同用,文殷同用;(9)尤侯幽通用等。

纪昀《沈氏四声考》在万氏的基础上对沈约用韵作了进一步研究,并对万氏之说多有补充或修正,其书的结论是“平声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韵》者才一二,仄声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韵》者无一焉”。

近人对这一时期韵部研究最早的是王越(1933)的《汉魏南北朝之脂支及东中二部之演变》,遗憾的是只有纲要,且多承清人旧说,价值不高,影响也不大。

近人对这一时期的韵部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有王力、于安澜和周祖谟三位先生。

王力(1936)《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根据《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的诗人用韵情况,指出齐梁陈隋时期较汉魏晋宋严格,最后将当时的韵部分为54部。

于安澜(1989)《汉魏六朝韵谱》,最后将当时的韵部分为51部。

周祖谟(1996)《汉魏晋南北朝韵部研究》第二、第三分册(后易名为《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东大图书公司)根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其他韵文资料的用韵情况,认为“二等韵分用,是齐梁陈隋时期最大的特点”,“韵部分类……大体都跟《切韵》分韵一致”,并将当时的韵部分为55部。

对隋代韵系统进行研究的先后有李荣和麦耘两位先生。李荣《隋韵谱》基本述而不作,只将押韵的事实罗列出来。麦耘先生(1999)《隋代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根据李荣《隋韵谱》(1961—1962)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指出“重韵分立”、“二等韵较近于三、四等韵”、“三、四等韵合并”是隋代押韵的特点,先将隋韵分为28辙(部),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主要元音的异同分成50余部(材料太少的韵部没有细分)。

另有台湾学者何大安《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81)。不过笔者无缘见到此书,故其分部情况不得而知。

除了上述学者对某一时期的韵部系统进行研究以外,还有对个别文人的用韵情况进行研究的,如《庾信诗文用韵研究》(李荣,1982,《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沈约诗文用韵概况》(丁治民,1998,《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庾信诗之用韵研究》(李义活,2002,《古籍整理研究学刊》)、《鲍照用韵考》(欧阳戎元,2002)、《何逊诗用韵概况》(王丽,2005)、《谈木兰辞用韵》(许世瑛,1966)等。

还有对南北朝时期韵部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笔者所见有《汉魏南北朝时脂之微用韵的几个问题》(季云起,1998)、《魏晋南北朝臻山二摄字特殊用韵研究》(季云起,1996)、《阳唐庚耕清青的立韵根据》(季云起,2000)、《中古通江二摄字在魏晋南北朝的押韵分析》(刘纶鑫,1991)等。

还有探讨这一时期的诗韵与《广韵》关系的,如刘冬冰(1983)《从梁诗用韵看其与〈广韵〉音系的关系》、孟广道(1993)《庾信用韵分析:兼论〈切韵〉等有关问题》。

根据李葆嘉(1998)统计,建国40多年来,大陆和台湾共发表音韵学方面的